

人间物语

履痕

水乡渔趣数冬捕

| 谢建骅 文 |

俗话说：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”家乡是里下河腹地的一个水乡村落，村里村外，沟河纵横，丰富的水资源，为水乡人的捕鱼活动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在水乡人一年四季的捕鱼活动中，最有趣的还数冬季捕鱼。

打冻鱼是水乡人常有的冬捕活动。那时，我们这里到处都是泓田，没有旱地，一年四季，只长一茬水稻，其余时间里都用大风车水车养田。到了冬天，水乡里，到处都是冰封的世界，泓田、河道都冻成“整”的了，泓田成了孩子们的滑冰场，水道成了大人们行走的坦途，可以随意跑到河对岸去，可以在冰上从这个村庄跑到那个村庄。

这时，水乡人会扛着一柄木榔头去河滩和泓田里打冻鱼。不知是鱼儿贪玩忘了回“家”，还是天冷得太快来不及游走，水面结冰时，总有一些鱼儿，像鲫鱼、黑鱼之类，滞留在浅水处被“冻”住了。这“冻”并不是说鱼和冰已连成一体，不能动弹，其实是它们没法再游到深水去。可这些鱼儿又心有不甘，挣扎着想逃离，哪知四周已成冰壁，出不去的，也就只好“蜗居”在一方自己折腾出的水塘里。渔人沿着泓田、河滩搜寻，见到这些“冻鱼”，挥起榔头就打。冰被敲碎了，从冰窟里，将鱼逮出，放进竹篓里。有时，一天能打到好多的冻鱼！

贪玩的我们，经常背着父母跟随大人们去看打冻鱼，

村上的郭二打冻鱼很有经验，冬天冰河冻水时，他经常出去打冻鱼，我们跟着去看。他在冰面上边走边看，突然，他在一处泓田停下脚步，对着一处冰下看，透过厚冰，冰下有一条黑乎乎的大乌鱼，郭二举起木榔头，“咚咚咚”地几下，冰撬开了，把大乌鱼从冰里逮了出来，大概是天冷的缘故，冬天的乌鱼失去了往日的暴脾气，一点儿也不凶，放进鱼篓后，很是安定。

冬季里，水乡人常用扒钩捕鱼，又俗称“拖扒钩”。扒钩的结构不算复杂，选一根长篙，用丝线在三角铁架一周织上铁网兜，把铁网兜固定在竹篙的根部，这样一个捕具扒钩就做成了。那时，我家就有这个扒钩，冬季农闲，父亲常扛着扒钩去捕鱼，有时，我也会背着鱼篓给父亲拾鱼。

莫看这拖扒钩捕鱼，也有窍门，父亲拖扒钩，很有经验，总是拣有草窝的地方下扒钩，而且是百发百中，网网都能捕到鱼，大小不等。都说：“捕鱼网网空”，可父亲网网都能捕到鱼呢！我好生奇怪，父亲告诉我：“‘人穿棉袄，鱼钻草窝’，冬天天气冷，鱼儿都钻到草窝里去了，在有水草的地方很容易捕到鱼。”正说着，父亲将扒钩使劲一抖，一条大鲫鱼倒了出来，足有父亲的巴掌那么大，活蹦活跳的，我双手捡起大鲫鱼，心里像乐开了花，父亲也漾起了一脸的笑容。

父亲使劲拖着扒钩，突

然，从扒钩里倒出了一个黑乎乎、状如圆盖的东西，连泥带草，我不以为然，父亲连忙说：“捡起来呀。”我走近那黑乎乎的圆盖盖，用手指轻轻一拨，那圆盖盖翻了过来，原来是一只大甲鱼，大概是因为天冷，大甲鱼慢腾腾地蠕动着四肢，懒得动弹。我喜出望外，立即将大甲鱼收入篓中，水乡的冬天捕鱼真有趣。

冬天，父亲每次出去拖扒钩，都能捕到很多的鱼，每次外出捕鱼都能满载而归。

摸鱼也是水乡人冬捕的又一种活动。冬天了，水冷草枯，鱼儿大都钻进草窝里了。这时，正是农闲的时候，水乡人就会穿着皮衣结伴去河浜、沟汊的浅水里摸鱼。都说：“浑水摸鱼”，他们选好段面，先在水面上用木棒敲，把水闹混，鱼因惊吓都钻到草窝的深处。

开始摸鱼了，只见几个穿着皮衣的人，蹲着身子在不同的水面开始摸鱼，他们形成一个包围的态势，边摸边向中心聚拢，有人摸到一条大鲫鱼了，马上高高地举起，炫耀一番，其他人摸得更起劲了，这也许是一种激励与竞争。

等摸完了这处，他们又选择下一处有水草的水面敲棒闹水摸鱼。

刮鱼塘也是水乡人冬捕的一项活动。村民们利用春夏时间，选择一处朝阳的荒滩或河滩，挖出一个大塘，根据地势，当然鱼塘越大越深才好，在塘边留有一个大深口，可让鱼儿自由进出，夏秋的时候，在鱼塘里放上树杈，上面盖上草，到了秋冬之时，气温低了，这里就像一道暖被窝似的，正是鱼儿越冬最佳港湾，大大小小的鱼儿钻进塘里的树杈下的草窝里，多温暖呀，殊不知，这只是人类设下的大陷阱。

快过年了，村民们便扛着铁锹、舀子、水桶等，先用泥土把塘口垒实，拖掉塘里的树杈和腐草，刮去塘里的水，大大小小的鱼儿露出来原形，在塘里乱窜，鱼塘成了捕鱼人的战场，将塘里的鱼一网打尽。那时，水乡人家几乎家家都挖有这样的鱼塘，我家就有好几个这样的鱼塘呢，捕到的鱼，卖去大部分，留下一些家里过年，再送一些给亲友。冬捕也是家里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
那时，水乡冬捕丰富有趣，还有用大鬲子鬲鱼、扳笼罩、张丝网、挖长鱼洞、戳麻杈、打篾筒等，冬捕的方法五花八门，而这冬捕的收获，为聪明智慧的水乡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。

双城记

| 丽文 文 |

驱车进入常熟地界，顿觉空旷辽阔，道路两旁平畴沃野，村舍远树尽收眼底。

直奔现代、时尚的常熟图书馆，像是进入别有洞天的风情院落，这里有敞开放式露天读书小院，临水处支起几个圆桌，点一杯奶茶或是咖啡，在清风徐徐和阳光点点中享受读书时光。图书馆坐落于花木扶疏的市民广场中央，背靠虞山，南边是街区，大部分都是二三层高的建筑，视野宽阔。街上行人步履不慌不忙，来往车子徐徐驶过，一切透着安逸散淡，像一幅云林水墨画。

这样的感觉，我在扬州也会找到。在我心里，扬州和常熟，常会莫名叠影在一起。

初到扬州，我游览了瘦西湖和个园，一路轻风烟霞，一程人文璀璨。瘦西湖的逶迤瘦长，旧时商贾大宅个园的庭院深深，胡同小巷的寂寥幽深，色香俱佳的各式小吃，交织成一幅烟火气浓浓的扬州慢画图。扬州之行，我青春的行囊里装满了满满的温情，雨丝风片里弥漫着脉脉柔情。

“关情最是扬州路，十里珠楼卷幔看”，不经意间，我竟对扬州有些许迷恋。以后我也因缘际会去过几次，没有深度游，只是一个片段，却连缀起一篇诗意葱茏的篇章。而扬州原本就是从诗词歌赋里款款走来的一位优雅女子，带着一丝丝复古，浪漫而温情。一句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荡漾出春意万千，而那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又飘逸多少缱绻的思绪。

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大学同窗好友秀来到扬州的新城区看夜景。坐在荷花池边，只见池塘里荷叶沙沙，光影浮动，远处，缀有灯带的建筑物和珠玉般的路灯轮廓分明地映射在夜幕上，和池塘辉映成一幅玲珑剔透的镜像画，美得有点飘渺而空灵。一处造型精巧别致的建筑醒目地兀立于中央，上面镌刻着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，泛着光晕，把一个多情的扬州点染得别样迷离动人。

常熟在古时候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琴川，令人想起一架竖在山川之上的风琴。走进常熟，犹如用脚尖触碰一阙阙写在山峦河湖间的弦乐，于是脚步也变得轻柔起来。唐代高僧常建写有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，

其中的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，至今读来令人心驰神往。明清时期，虞山是文人墨客雅集休憩的胜地，至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。清代著名文学家钱谦益的《移居半野堂》诗云：卜宅已居青嶂里，移家仍在翠微中。映门杨柳萋迷绿，掩户桃花合匝红。写尽青山人家的恬淡意趣。

山川风物的宁静和悠然，如基因一样驻留在两城的肌理里，历史人文触手可及。时光酿出的醇香，在扬州东关街古朴悠长的街巷中氤氲，在古运河边逶迤的亭廊里流转，走在如莲花绽放水中央的五亭桥，看柳枝摇曳于水面，夕阳余晖映照白塔晴云，仿佛梦回千年，不期而遇苏轼笔下那个“月光羞，捧金瓯，歌扇紫风，吹散一春愁”的古典美人。

在常熟，曾赵园，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，和清代帝师翁同龢老宅一路之隔，里面皇皇大观星列着许多老建筑。曾赵园和比邻的燕园以一个小辋川相连，这里古木参天，曲径回廊，在一开阔处的亭台上，可以一眼望见虞山山顶。一座不倚亭坐落于荷花池中央，东西两边池内荷花一红一白，即使两边交换品种种植依然如故，堪称一大奇观。一座雕梁圆形门洞，正好把对岸旧时曾家红楼全景收录，和扬州瘦西湖中央一座钓鱼台双圆门洞设计如出一辙，一左一右正好把白塔和五亭桥收入门框内。

显山露水，诗意葱茏，还照见在市井风物中。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照进虞山的疏林里，位于山脚下的望月楼便开始沸腾起来，坐在有着500多年树龄古树的硕大树冠下，点上一碗虞山野蕈面，真是美哉悠哉！而在扬州瘦西湖冶春楼临湖而坐，点上一份干丝和三丁汤包，看着烟柳垂堤，水波微漾，咬一口汤包，满口爆浆，美食和美景两相宜，美到心醉。

一树菩提一烟霞，一座城市和人的缘分，相信都有定数。每次踏上扬州、常熟的路途，我感觉像是回到了心灵的原乡。沿着瘦西湖烟柳垂堤行走，感觉自己已然化作自然的一个音符，跳跃在绿树青草间，荡漾在淙淙波光中，可以和伶俐的飞鸟对歌。

“大隐隐于市”，是最理想的修心之境。最忆是扬州，常来常熟，这样有灵魂有气韵的地方，是我梦里一直回望的地方。



春萌

插画 欧咏